

東北風雲錄

(二十三) (本文插圖刊第53頁)

張學良、張作霖傳奇

● 陳嘉驥

張治中慰問張學良

抗戰前後，張治中是蔣中正委員長的愛將，蔣中正特別培植張治中界予不同任務，在涉及軍事以外的重大政治事務，多交由張治中處理。張治中長於協調，個性隨和，較能包容他人意見。張治中於民國三十八年赴北平和談，未再返回，有人說張治中是見風轉舵，亦有人認為出於共黨強人所難，迄今仍莫衷一是！

民國三十八年初，蔣中正總統引退之前，要張治中應付當時掌權的桂系以及協調西北軍政要員，蔣對張是言聽計從的。

由於張治中是蔣中正重要將領，所以平素他與張學良有相當來往，交情不錯，西安事變後，當張治中得知張學良送蔣中正返京，便親往宋子文公館造訪張學良，安撫慰問。據余湛邦（張治中秘書）所寫，張治中憶述會晤少帥經過說：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發生事變後，張治中正任蘇州秘密研擬京滬區抗日戰爭計劃，聞訊即趕回南京；後知張學良將軍到南京被幽禁，鳴謝寺宋子文公館，乃驅車造訪。論居室，此

地是豪門巨第，論環境，亦幽雅清靜，但氣氛却令人不安。張治中與張學良二人一見面，除緊

緊握手外，面部表情都極度緊張，簡單寒暄後，張學良首先說：文白，我希望能早點回西安去，

那裏情況極端複雜，我不回去是一定發生亂子的。張治中安慰少帥說：是的，不過你到南京來才

幾天，還是暫時放寬心，免得影響健康為是。張學良又說：現在鬼子步步進逼，形勢危急，我非

早日回去不可。張學良最後並說，西安事情，我臨行前雖然委託虎城全權處理，但終非長久之計

，請你向委員長轉達我的要求，早作決定。張治中含混回答說：抗日是沒有問題的，全國軍民是

這樣的要求，政府態度也已明朗，委員長也有諾言，不過這種重大事件，不是短時間所能決定。

你的意思我一定代為轉達，還是希望把胸懷放開些……張治中那時已經知道最高當局決定不會

放張少帥再回西安去，當時有的人在蔣中正委員長面前落井下石，極少數與張少帥有交情的，也

不敢在那種情形下替他講話。張治中憶述當年的情形說：我每想起與張漢卿那次會面，心中就深

感內疚，因為我已經知道不讓他回西安這一事實

，但又不能對他明言，又知道就是向蔣中正說情一點用處也沒有，看來漢卿實在很天真。

天真孟浪自請處分

張治中又說：漢卿這個人一無城府，對胡漢民、李濟琛兩人先後被軟禁的事，他是應該知道很清楚。他在西安鬧了這麼一場大禍，竟然沒想到自己到南京來，會遭到什麼待遇？懵懵懂懂的就跑到南京來。關於張學良自請處分的信，張治中說那是蔣先生叫人轉告張學良，你應有認錯請罪表示，漢卿不暇思索的立即照辦。（張學良自請處分原文見中外雜誌三〇七期，東北風雲錄之十八）。

據筆者考證：張治中與張學良會晤應該不是在宋子文公館，而是在孔祥熙公館。張治中初訪張少帥應該是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之後，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因為張學良係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到軍事委員會向蔣委員長辭行時，才知道政府組織軍法審判庭，將他交付軍法審判，這時他始憬悟到不能馬上回西安去！並且自宋公館遷到孔公館。如在李烈鈞為審判長的軍法審判

庭開庭後，已判定十年徒刑，並經特赦交軍委會嚴加管束，這時大事已定，張學良也就不會再請張治中替他說話了。

七七事變後，張治中在淞滬戰場獲得初期勝利，不久日本大批援軍，在海軍艦隊支援下，自上海滙豐碼頭登陸。日軍在戰艦、大砲掩護下，向前推進，國軍予日軍重大打擊奮戰了將近三個月始於民國廿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退出上海，張治中乃於民國二十六年年底，被改派湖南省政府主席動員湖南壯丁參戰。

由溪口沅陵到桐梓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張治中自長沙赴沅陵等湘西地區視察時，特地到沅陵郊區的鳳凰山去拜訪在該地幽居的張學良。

張學良被看管離開溪口，先後經黃山、萍鄉、彬縣、永興縣高亭司鎮，到達沅陵鳳凰山。在民國二十七年裏，適值國軍在抗戰初期連遭挫敗，蔣中正雖然關懷幽居的張少帥，也只是通知監管人員適時遷居後方遠離烽火，其待遇當然遠不及在溪口時，各方面都有妥適的安排，在沅陵時期自然也是如此，其後到了貴州桐梓，一切情況大加改善。

沅陵鳳凰山離市區約兩華里，張治中到鳳凰山時，張少帥由夫人于鳳至女士陪同會面。上次張治中會見張學良時，是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左右，現在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在不到兩年時光裏，國家有了重大的變化。北方的河北省及平津兩大城市以及最大商埠上海與首都

南京均告失陷，山東、江蘇、山西、察哈爾、綏遠等省全部或大部淪陷；浙江、江西、安徽、河南、湖北、廣東等省大部或部份淪陷。當時全國真是瘡痍滿目，遍地萑苻，無家可歸難民何止千萬，全國精華地區幾乎全遭蹂躪，一切情形慘不忍睹。

張學良遭九一八事變東北淪亡之失，熱河、錦州輕易淪入敵手，長城戰役國軍的重大損失等創痛；但是他對上海一隅奮戰三月，其後今日失一城，明日失一地，國土日蹙千里，仍無法理解。張治中告以淞滬之戰，國軍係以人海對抗敵人火海，當一個部隊奔赴戰場之後，慘烈奮戰幾天，不是全軍犧牲就是所剩無幾，北伐以來中央軍精銳殆已全部犧牲，各省勁旅投入上海戰場傷亡者亦達數十萬人。南京之戰尤為痛心，日海軍溯江西上直指南京，並由左翼軍趨廣德、宣城、蕪湖在陸上將南京包圍。南京防守司令官唐生智臨陣逃亡長江北岸，城內三十萬大軍，羣龍無首各自為戰，不是死於戰時炮火，就是失陷後遭受敵軍大屠殺，無一倖免。這時，張學良對抗戰初期國軍挫敗情形始有深入詳盡的瞭解。

張學良聽到張治中的戰況報告後，他反覆多次表示急切要求參加抗戰，奔赴前方與日敵拼命。張學良說：抗戰都一年多了，全國軍民拋頭顱洒熱血能踴躍殺敵，我身為軍人，反而旁觀坐視，實在忍不住了！對我張某人來說，這是國難家仇，我怎能忘了皇姑屯事件？又如何能忘九一八事變之國恥。我的部屬望着我，全國人民望着我，他們那能不問：「張某人到那裏去了？」張學

良強調，他的身體不錯，常常打籃球，有時還划船，前線去打敵人是沒有問題的。

張學良與張治中談到武漢大會戰進展情形，以及國軍撤離武漢後，日軍勢將南下進攻湖南，不知政府抵抗策略為何？張治中對張學良說，我們現在是以空間換取時間，南京之戰那樣的危機今後將不會再出現。蔣中正委員長的策略，避免與日軍作沒把握的決戰，目前武漢周圍大戰是會戰而不是決戰，當我們認為此一戰區有危機時，主力部隊即行撤出，準備在其他地區繼續抵抗。日本所企圖的迅速進行決戰，以解決中國戰場的策略，是行不通的；日本佔領南京後失去長驅急進的機會，今後不會再給他機會，中國的長期抗敵戰略，現在已證明是非常正確。

張治中把蔣中正策定的長期作戰計劃，動員民衆，組訓青年，在各地設立中央軍官學校分校，畢業生分發各部隊擔任基層領導幹部，使部隊素質大為提高，增強戰力。對於淪陷區，張治中說日本僅佔點線，廣大的面仍在國軍手中，政府大力擴充敵後武力，組織各地自衛隊，在敵後進行游擊戰。

參加抗戰希望落空

張學良最後向張治中表示，抗日戰爭慘烈進行，大家都在為抗戰貢獻一切，他自己却幽居後方一無作爲，實在愧對東北同胞與全國人民。張學良說，只要能恢復自由，做什麼都可以，希望張治中能向蔣委員長轉達；張治中說，請你寫一封信給委員長，我先給你轉達，在我看到委員長

時再作詳細說明。張學良立即寫了一封簡短信函，希望蔣委員長允許他參加抗戰，並要求當面晉謁蔣中正詳陳一切。

張治中由沅陵回長沙後，武漢大會戰已到結束階段，蔣中正委員長指揮各地戰事千頭萬緒，那有時間看張學良的信，因此張學良上蔣中正的信有如石沉大海。不久武漢會戰結束，張治中在長沙慌亂中，竟然放了一把大火，把長沙燒得面目全非，最後由警備司令鄧梯、警察局長文作孚等為代罪羔羊，張治中被革職留任。所以張治中往後在衡陽參加南岳軍事會議時，雖然見到了蔣中正委員長，自己因為長沙大火的關係，能够保住省主席這個位子，已算天大的幸事，當然不會為張學良的事犯顏上諫了。

井上溫泉懇切交談

張學良先後被幽囚在貴州銅梓、息峯，抗戰勝利被移送到臺灣新竹。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三十日，張治中帶着全家到臺灣遊覽，順便到新竹縣的井上溫泉，看望張學良。由新竹市到井上溫泉，還有一段相當遠的路程，坐汽車也需要兩個小時左右。

張治中形容他的井上溫泉之行時說，車在山路上蜿蜒前進，沿途風景甚佳，井上溫泉風景幽美。一座平房在山巒環抱中，樹木葱茂，房旁有溫泉可供沐浴，環境十分幽靜。因為張治中在行前已向臺灣警備司令彭孟緝打了招呼，所以張學良早就得到通知，張學良親自站立在門前歡迎張治中的造訪。張治中形容說：「時光飛馳，歲月

無情，與漢卿闊別快十年了，張學良額上、面上已出現好多皺紋，瘦多了，老多了，眼睛也變小了，據說是害了眼病的結果。陪伴他的是趙四小姐，而不是張夫人于鳳至女士。只有那位「秘書」依舊還在，聽說他已由少校升到少將了。」

張學良為了與張治中談話方便，乃由趙四小姐陪同張治中夫人到溫泉附近走走，指使劉秘書陪同前往照料，他們得以暢談。在張學良來說，在海外的臺灣與張治中相見，頗有他鄉遇故知之感。因為他自失去自由後，除了在溪口那一段時日，還有不少故舊來往外，在湖南、貴州等地都是交通不便的風景之區，別人來訪的機會幾乎沒有，到了臺灣更是與家人朋友隔絕了，所以張學良對張治中之來訪，認為是十分難得的。

張學良與張治中談了一陣子後，共進午餐，吃飯時也是邊吃邊談，一直談到下午四時，仍是意猶未盡。兩個人除了談彼此相別十年間的遭遇外，當然也談到家庭與兒女，然後再從家庭談到國家。當談到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被列為世界四大強國之後，祇因內戰擴大，時局動盪，在國際上地位又復低落。民國卅四年、卅五年，經常舉行的四強外長會議，到了三十六年四外長會議竟把中國摒除於外，談到此處張治中與張學良均唏噓不語。

何時才能恢復自由

張學良最關切的問題，還是自己何時才能恢復自由，張學良曾這樣問張治中，我何時才能恢復自由，我是不是就這樣子永久下去？張治中雖

沒有說明在共產黨問題未解決前，蔣中正是不會恢復張學良自由的。因為在十年以前，沒有那場西安事變，就沒有今日戡亂之戰，共黨勢力何能擴充到今天這個地步？張治中沒有這樣直接了當的說出來，但他委婉的說：「國內總是要和平的，國共兩黨不可能永遠這樣打下去，最後國共總歸是要談和的，一旦和談成功，你當然就可恢復自由了。」

張少帥聽了張治中這一番話，覺得還有一點道理，因此露出稀有的笑容。喪失自由已十一年的張少帥，他的心情是不難理解的，因為這時他已知道，他擁兵自重的東北軍，在八年抗戰裡已經不復存在，縱然番號仍在，但已人事皆非，他已經無法掌握這些徒具番號的東北軍，所謂重掌政權兵權是根本不可能之事。張學良也很明白這種情形，所以不再提那些白山黑水中長大的子弟兵問題；因為抗戰已經勝利，東北業已重歸中國，所謂家仇國恨，均因日本投降而滌雪。

張學良在張治中臨離去時，他說：「文白，我只有兩件事麻煩你向蔣先生提出。其一，只希望恢復自由，做一個普通的老百姓，蔣先生在那裏，我就住在那裏。其二，我與那位秘書現在共居一室，他又有小孩，既吵又鬧，生活上感到極不方便，希望分開來住。」張學良說：「這些事你如果不便直接向蔣先生提，可以請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從旁協助。」張治中說這我一定替你轉達，事後張治中並向別人說，少帥已成爲一個學者，一點軍人的氣息都沒有了；他住的房間內，滿屋子都是線裝書及現代書籍，有「明史」，也有

「魯迅全集」。張學良對張治中說，魯迅這個人的筆真厲害，罵人都是入木三分，真是不得了！當張治中向張學良告別時，說時間不早了，我還是得回臺北去，再晚就得住在這裏了，張學良乃贈詩一首：詩曰：

總府遠來義氣深，
山居何敢動佳賓。

不堪酒賤酬知己，
唯有清茗對此心。

張治中看這首詩時，感觸頗深，心想張少帥畢竟已不同過去，能作出這種真摯動人的詩，不覺之間已熱淚奪眶而出。張治中在上車時，仍緊握着張學良的手，張學良說：「在這裏根本沒有人來看我，你這次來，我實在萬分興奮銘感，而今一別，又不知何日再能相逢了。」張治中黯然的說，我有機會就會來看你的。

趙四小姐長伴少帥

張治中回到南京晉見蔣中正主席，轉達張學良的兩項要求，蔣點頭表示知道，但未予可否的回答。張治中乃轉而面陳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蔣夫人說第一點現在還不大可能，第二點，那是沒有問題的。果然沒有好久，有關方面就通知劉秘書，另住其他房間，各方面均有改善。另外，張治中的女兒也寫見過張學良的情形，她說他們是於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到臺灣遊覽，除了她父母親張治中夫婦外，還有她四叔張文心，大弟張素真夫婦等。他們是在十月三十日到新竹井上

溫泉去看張學良，當天返回臺北，十一月一日離臺北返回大陸到南京去。

張素真說，當時張學良除了眼睛視力已有問題，其他方面還好，因為她也不知道張學良過去是什麼樣子，當張學良與張治中談話時，只說：「我因讀書目力使用過度，視力較以前差多了！」張素真形容趙四小姐時說，趙四小姐身體不太好，瘦得可憐，因為當時天氣很涼，所以趙四小姐穿着青呢旗袍，一雙布鞋，布鞋聽說是四小姐自己做的。

誰都知道在天津時，趙四小姐是鐵路局長的金小姐，喜歡玩，愛漂亮，是天津最時髦的小姐，又上的是天津最有名女子中學——中西女中，真像一朵花似的。後來，趙四小姐嫁給張少帥，自古美人配英雄，誰也沒想到在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少帥失去自由；趙四小姐竟然能如此這般的過着寂寞無華的生活，無怨無悔的陪着少帥，渡過那些無告的歲月，兩人同登耄耋高壽。因此有人說，西安事變是張學良搞的，所以最值得同情的人，則是趙四小姐。（未完）

聖文叢書

無所不談札記

邵鏡人 著 定價新臺幣一五〇元

本書係邵鏡人教授繼同光風雲錄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無所不談札記、憶昆明、一代學人柳詒徵、項羽新傳、感懷于右任先生、袁世凱的悲劇、民初政壇秘辛、蜀中遺老趙熙、五卅慘案回憶錄、丘逢甲之忠義與詩才、清代江蘇兩賢哲、梁鼎芬的風範、近代兩位奇人譚嗣同與唐才常、天才詩人黃仲則、樊增祥與易順鼎、王國維其人其學、民主運動的新階段、一代學人陳含光、南吳北齊兩畫家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定價新臺幣壹佰伍拾元，中外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